

傳記文學叢刊

民國大事日誌

第一冊

劉紹唐主編

劉紹唐主編

民國大事日誌

第一冊

① 傳記文學叢刊之二十八

傳記文學叢刊之廿八①（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

精裝 每冊定價新臺幣二百四十元
每部兩冊定價新臺幣四百八十元

主編者：劉 紹 唐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 1-38 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

沈序

余嘗考我國歷代史家，莫不推崇漢司馬遷刪據世本等書所作史記一百三十卷，尊爲紀傳體之鼻祖，而早於紀傳體者，尙有編年體，當以戰國時魏史官所記之竹書紀年爲代表，惜原書散佚，今所傳者多出宋以後人雜揉竄補，已非本來面目。惟孔子據魯史作春秋，使治史者獲窺其撰著之宏規，實爲編年體之創始。而其內容，則一條紀一事，不相聯屬，有如流水帳，每年多則十數條，少則三四條，文詞極簡略，每條最長者不過四十餘字，最短者或僅一字，所記限於各國宮廷政事或國與國間相互關係，於社會情態一無所及。此則孔子鑒於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因藉春秋以申微言大義，而使亂臣賊子懼，遂不免爲目的而犧牲事實，與舊史官紀事實而無目的者有別，宋王安石至以斷爛朝報譏春秋，亦職此之由也。

迨漢獻帝時，以班固祖述史遷所作之漢書，繁博難讀，始詔荀悅加以要刪，悅遂化紀傳體爲編年體，撰漢紀三十卷，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自謂省約易習，無妨本書

。是其著作本旨，僅在節鈔舊書。然以年繫事，易人物本位爲時際本位，結構既異，遂爲編年體別創新格。故自班固以後，紀傳體始斷代爲史，自荀悅以後，編年體亦循其規範，每值朝代更易，則紀傳家爲之作一書，編年家復爲之作一紀，兩者并峙而獨立，均爲後世史家所取法，然而陳陳相因，殊少創見。及至宋司馬光窮十九年之力，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摘幽隱，仿春秋例，薈萃而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起戰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取國家興衰之道，生民休戚之事，及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按年紀載，一氣啣接，其所經緯規制，確爲空前鉅著，故史學價值之高，幾與史漢相埒。而前後兩司馬，遂並稱我國史學之巨擘。後此朱熹因其書作通鑑綱目，嘗竊比於孔氏之春秋，清人畢沅亦倣其體例，成績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時間自宋迄元，然均未足與之抗衡，蓋編年體而至資治通鑑之成書，已達登峯造極之境，殆難乎其爲繼矣！

降及近代，史學式微，不僅紀傳體無以超越古人，即編年體亦罕見佳構，苟有之，即重返流水帳式之大事記、時事日誌者是，聞其端者，似自清末出版之東方雜誌始。然按期依月日零星記載，未成專書。及至民國十八年，始有李劍農教授（署名半粟）編著「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之出版，起遜清同治五年正月，迄民國十七年十二月，舉凡中山先生出生後有關我國重要大事，悉按年月日先後順序作有系統之敘述，提綱挈領，簡明扼要，立場客觀，無所偏倚，頗予治史者以檢查時日考證事實之便利，實開近代編年體之先河，惜此書今已絕版。而自十八年以後，國家遭逢變故不少，內憂外患，交相迭乘，派系砍殺，斲喪國脈，形成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大動亂時代，除少數報章雜誌年鑑之類，間或按年月日有若干簡略記載外，但從未彙集成專著刊行，

以致政治上許多重大事變，以及可以昭示後人之慘痛教訓，竟如過眼雲煙，隨時日消逝而逐漸模糊，或則有似春夢無痕，故意掩飾真相，定於一尊，功成歸己，過謗他人，而無從探究其實際本末，致使年青一代，對於國家何以凌夷至此，殊茫然不知所自，至若其間是非臧結成敗得失如何？更陷於迷惘而無法判明。凡此悉由有所顧忌不能據事直書之故，不僅編年體遭遇一大困厄，其影響於近代史教育之失敗，尤深且鉅也。

其後，直至民國四十六年，方有高蔭祖、劉世昌兩君編著「中華民國大事記」問世，起民國元年元月元日，迄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據稱搜集資料及編寫整理幾耗時六載有餘，且自詡其內容翔實，措辭謹嚴，不失其為最重要而有系統之編年史料，實則疵謬之處殊不少，余嘗列舉若干點為文以糾正之，今此書似未再版，坊間已難覓購。迨民國五十二年，郭廷以教授復有「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部份兩鉅冊之印行，起道光九年迄宣統三年（一八二九—一九一一），并附中西早期關係年表（一四九八—一八二八），除自鴉片戰爭前禁煙事起按年月日記事外，以政治、軍事、外交為主，其有關經濟、文化者，亦儘量編入，實近代編年體之最為完備者，惜乎校正疏漏，錯訛不免，而民國部份，尙未出版，深為遺憾！

畏友劉紹唐兄，近十餘年來，致力於近代式傳記體之提倡，首創傳記文學雜誌，寢饋於斯，孜孜不倦，飲譽中外，厥功甚偉。頃復鑒於編年體之漸趨絕響，乃又振其餘力，從事「民國大事日誌」之編纂，參考書籍不下數十百種，起民國元年，迄民國六十年，其用力之勤，搜羅之富，範圍之廣，俱屬難能而可貴。書成，徵序於余，因為述編年體之源流及其演變以歸之。果將來由

「民國大事日誌」，再進而從事「資治通鑑」式之民國史的編纂，爲近代編年體放一異彩，其對史學之偉大貢獻，將與兩司馬先後媲美，是則余於紹唐兄有厚望焉！

沈 雲 龍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寫於臺北後野史亭

吳 序

劉紹唐先生主持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在刊行傳記文學二十二卷、傳記文學叢刊二十六種、文史新刊一百六十種、民國史料叢刊二十種以後，又編行「民國大事日誌」。這對於研究中華民國史的中外學人以及一般讀者，都是一項非常的喜訊。

編年、紀傳、紀事本末是歷史構成的三大支架，必須相輔相成；其中「編年」關係更加重要，因為「時間」是歷史事件形成、演化、轉變的決定性關鍵。在中國史學史上，編年體發展最早，可見我們祖先於此體認的真切。而孔子筆削「春秋」，一字褒貶，亂臣賊子懼。更顯示在古代傳播工具貧乏（紙、筆、墨，以及雕版印刷的發明和應用，是在這以後幾百年的事）的時候，言簡意賅，就足定是非。有人說「春秋」是斷爛朝報，實在缺少人類文化演進的觀念——如果以文字和篇幅的多少來論斷一本書的價值，當今成堆的宣傳品或工作報告，難道是「知識的膨脹」象徵的？

中華民國的建立，是先烈之血，主義之花。北伐、抗日的成功和勝利，更是全國軍民用天文

學上巨大數字的犧牲換取得來的。不幸，民國紀元六十二年了，竟還沒有一冊翔實可讀的國民革命史！國父年譜經過三次增訂版，仍舊錯漏百出，尤其國父生平一半歲月在海外奔走，國人始終不注意向外國搜求有關資料，抱殘守闕，還自稱「忠實信徒」！更使人痛心的是：六十年中，許多不學有術反覆無常的武人政客，製造內亂，斲傷國脈之後，不知人間有羞恥，又利用七十、八十生日刊行所謂回憶錄一類刊物，自欺欺世。

許多人都說：中華民國六十年史真是一篇「爛帳」，實在不容易着筆。

但筆者却不同意這種見樹不見林，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說法。

筆者於「民國百人傳」自序中指陳：「綜合六十年來的史事，我們的確有許多不容忽略抹煞的重要成就，同時也不應諱言一些令人痛心的動亂」。「在這六十年中，我們初步的目標是：推翻君主專制、打倒軍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廢除不平等條約。由於全國同胞的努力，這些目標都已經達成。但不旋踵間神州陸沉的慘劇發生了——這一大轉變的原因安在？一言以蔽之：世界進步太快，我們的人才太少，知識落後，尤其沒有切切實實地做知己知彼工夫，是最主要因素」。

筆者於「民國百人傳」中嚴正且沉痛的呼籲：「這實在是我們應該反省自責的」！同時也鄭重指陳：「近年以來，自劉紹唐先生創辦傳記文學雜誌，『傳記風』普遍及海內外，這應該對當前一般人逃避現實的觀念有所匡正。『居今之世，大言不慚或自我掩飾，已不可能。他人資料，

尤其外國資料，相互比證之下，原形畢露，實無所遁跡」。

基於上述的種種體驗和指陳，如今眼看傳記文學社編印的「民國大事日誌」的校樣，自然要感到特別的興奮，將它的特點提供給一般讀者，尤其是享受「先睹爲快」權利以後，義不容辭的責任了。

第一、這一「民國大事日誌」，就全書篇幅及字數來說：比較我國的東方雜誌「時事日誌」（民國部份）、高蔭祖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自中華民國元年即一九一二年，至民國四十五年即一九五六年，二十四開本、新五號字排，全書七〇二頁）諸書都要超過甚多。即日本刊行山根厨石譯並撰「支那歷代年表」正編（自中國古代，歷各朝以至民國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五月，上下古今四千餘年，末附極繁雜的中國年號索引、重要人名索引等，二十四開本，計一千一百八十二頁。）續編（又名三民主義革命日誌，自民國十六年至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三十二開本，計四百二十九頁。）兩書有關中華民國部份不過五百餘頁。小島昌太郎著「支那最近大事年表」（自一八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二十四開本，新五號字排，計八百五十四頁。），其中民國部份不過四百八十八頁，篇幅及字數都不能和本書同日而語。至於英文書刊中，有關民國人物傳記的多，大事日誌一類的却很少。

第二、就內容來看，這一「民國大事日誌」比較上述中日類似各書，更具突出的特色。上述各書的編輯大多是根據當時的報刊，既受時間的限制，許多重要資料沒有公開，有關專門著作也沒有成書。這種種缺點，正是「後來居上」、「青勝於藍」的優越條件。加以史學研究範圍和觀點也擴大或改變，就是不局限於政治、軍事各種大事記載，更注意探求社會、經濟、學術、教育

諸方面發展的新方向。因為這才是二十世紀現代國家進步的軌跡。筆者撰「民國百人傳」時，特將學術教育界領導人士傳記排列第一冊，就是加重強調：這是中華民國六十年來許多重要成就的原動力，也是中華民國的光明面。傳記文學社刊行「張伯苓與南開」，其中再三提到中外人士慶祝張伯苓先生七十壽論文集的書名是「中國另一面」，自然更認識了解這一要點。如今編行「民國大事日誌」，特別注意及此，實在是將中華民國歷史的研究導引到新境界了。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有「別是非、定猶豫」的功用。袁樞據以編輯成「通鑑紀事本末」，美醜善惡，原形畢露。「歷史的鏡子」威權如此，可不懼哉！

傳記文學社既繼續不斷的發行傳記文學月刊和叢刊，今又編印「民國大事日誌」，可以說：在中華民國歷史研究的領域中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就是刊行紀事本末體的國史了。

劉紹唐先生自撰「紅色中國的叛徒」，一舉成名，迄今這一名著已被譯述為十四種文字，並編入美國階梯英語讀本，以供各國各階層人士閱讀，對自由世界貢獻至為偉大。創辦傳記文學社以來，獨自一人主持，沒有任何外來財力的協助，完全仰賴月刊叢刊售賣的價款艱苦維持發展，今却不惜投下資力人力，編印這一「民國大事日誌」，彌補研讀中華民國歷史的讀者多年的缺憾，促進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比較一些忘記「爾衣爾食、民脂民膏」的史官們的「清靜無為」，真是中國另一面的象徵了。

吳 相 湘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編者的說明

歷史是時間的累積，也是個人活動的紀錄。遠的不必說，中華民國已滿花甲。這六十年間所經歷的大事與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豈止萬計。本社創立十二年來，在編輯與研究工作進行中，深感有關民國的事與人的基本史料缺乏與凌亂，乃於五年前分別籌編「民國大事日誌」與「民國人物小傳」兩書。我們認為，這兩部書不僅是研究民國史者的「左右手」，就是一般公務處理與青年一代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都是必讀必備的工具書。

「民國大事日誌」經過四年多繁複的編錄與考證工作，終於去年秋間完稿，並陸續交廠印。全書分裝兩冊，自民國元年至三十年為第一冊，民國三十一年至六十年為第二冊。預定以後每隔五年至十年增出一冊。

至於「民國人物小傳」，本社累存的資料，更是汗牛充棟。人物小傳是傳記文學的基本資料，過去我們隨遇隨存，只是作為工作上的參考。如果予以出版問世，當然必須花費一番整理與

考訂的功夫。我們已決定每月撰寫民國人物小傳若干篇（以不少於十人爲原則），先行在「傳記文學」雜誌上逐期刊佈（自一三一期起），目的是藉此而獲得廣大讀者的批評與指正，以便最後定稿。預計民國六十三年出版第一冊，以後每兩年出版一冊。

以上兩書，目前都只能說是一個開端。今後將隨本社業務的發展而繼續編印與出版下去。

「民國大事日誌」的編印，是一件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就其內容而言，並無新奇之處，祇是一部時序累積的紀錄，也可以說是民國元年至六十年的「流水賬」。這筆「賬」，自民國以來，已經有人花費許多時間精力，用不同的或相同的方法、觀點來「算」過（參見本書第二冊附錄參考書目）。這一工作不自我們始，我們不但抹殺前人的成就，正因為有這些成就，纔使我們的工作更擴大，更確實，更具有重點。也因為我們佔了「後來居上」的便宜，纔使本書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逐日逐月逐年，編纂民國大事，自民國元年至六十年者，到目前爲止，本書可以說是惟一的一部。無論就篇幅言，就所輯錄大事件數言，以年爲計算單位，本書也是份量最重，字數最多的一部。

第二、採用個人傳記資料，是本書的重點之一。近十餘年來，中外史學界對個人傳記資料極爲重視，自撰回憶錄的風氣很盛，「口述歷史」更大行其道。「傳記文學」創刊十二年來，陸續發掘的有歷史價值的個人傳記與回憶錄等不在少數。出版專書者已達數百種；至散篇發表者更難以估計。其中凡有歷史價值之記載，均經採入本書之內。

第三、編大事記，過去每根據政府公報及新聞紙類，其重點往往偏重於軍事、政治與黨務，本書爲彌補此種缺憾，特着重學術、文化、教育與經濟、商業、社會等方面資料之蒐集。除官方資料外，本書兼顧民間的及一般社會性的大事。

第四、本書雖名爲「民國大事」，惟以今日交通事業進步迅速，「天涯」「比鄰」差距愈來愈小，任何國家不能再「遺世獨立」或「閉關自守」。近年來我國與外國之接觸日益頻繁，因此，本書所採與我國有直接關係與重要影響的「國際大事」及「外國大事」，所佔篇幅亦較同類書爲多。

第五、本書採用濃縮排印法。以較小之六號字分三欄（普通書籍排法多爲一欄到底，最多者分爲兩欄），並儘量裝成兩冊（不分裝三冊或四冊）。一部工具書置於書架或案頭，不但要檢閱方便，更應經濟地方。本書如改用新五號字或老五號字一欄到底的排法，每部可能超過十冊至十二冊之多，對讀者之不便可想而知。

第六、史事與史時，各家記載往往出入很大。本書曾參考多方面史籍，遇有相異處，無不一再考證，力求其正確。但有些問題，至付印時止，並未獲得圓滿解決，或根本無法解決。惟在時日上，凡發生於某月某年之大事，如不確知其爲某日某月，而認爲有記載價值者，則繫於發生之當月或當年之末，以備查閱。此類「懸案」，如本書再版時，能查明確期，當再設法補刊正文之內。

如前所述，「民國大事日誌」是一部治學與治事的工具書。編印工具書是一種投資較大、較

久而收回成本較難、較慢的工作。在公家機構，可編列足夠的預算，有充裕的財力與多方面的人才，更有完整的檔案與設備可資利用，從事此一工作，自可優爲之。但本社爲一純民間學術與出版組織，抱着「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心情，在有限的人力與物力條件之下，毅然擔負起這個重任。在經濟方面，可以說是「自不量力」；而在內容方面，疏漏之處，尤所難免。尙請利用是書的讀者多多賜教，以備再版時補正。

本書在編纂期間，荷蒙近代史學者沈雲龍教授與吳相湘教授鼎力支持，或指示編輯方針，或校訂原稿，書成復蒙賜撰序文，獎飾有加。此種熱心史事，鼓勵研究的精神，本社既感且佩。又本書之得以問世，實爲本社編輯部同仁於編校傳記文學期刊及各種叢書同時，集體合作之共同成果。謹於此一併誌謝。

封面題字仿本社「民國百人傳」一書前例，仍集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墨，以爲其締造中華民國之永久紀念。

劉 紹 唐 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一日於臺北

民國大事日誌 第一冊 目錄

沈序	一四
吳序	一四
編者的說明	一四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壬子	一二七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癸丑	二九一四二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甲寅	四三一五三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乙卯	五五一六四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丙辰	六五一七九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丁巳	八一—一〇三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戊午	一〇五一—一三一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己未	一三三一—一五九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庚申	一六一—一八三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辛酉	一八五一—二〇四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壬戌	二〇五一—二二七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癸亥	二二九—二五〇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甲子	二五一—二七七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	乙丑	二七九—三一〇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	丙寅	三一—三四五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	丁卯	三四七—三八三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戊辰	三八五—四一八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己巳	四一九—四四一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	庚午	四四三—四五九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	辛未	四六一—四七七
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	壬申	四七九—四九三
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	癸酉	四九五—五〇九
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	甲戌	五一—五二二
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	乙亥	五二三—五三七
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	丙子	五三九—五五一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	丁丑	五五三—五七八
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	戊寅	五七九—五九六
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	己卯	五九七—六一二
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	庚辰	六一三—六二六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	辛巳	六二七—六四五